

ANDRÉ GIDE

COLLECTION DE GIDE

LES ESSAIS CRITIQUES

文 论 卷

桂裕芳 王文融 李玉民 译 花城出版社

纪德文集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OLLECTION DE GID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纪德文集



ON DE GIDE

纪德文集

文论卷

[法] 安德烈·纪德 著

桂裕芳 王文融 李玉民 译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纪德文集·文论卷/(法)纪德著;桂裕芳,王文融译.-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4

(经典散文译丛)

ISBN 7-5360-3409-1

I. 纪... II. ①纪...②桂...③王... III. ①文艺-
理论-文集②纪德-文集 IV. I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2680 号

纪德文集·文论卷

(法) 安德烈·纪德 著

桂裕芳 王文融 李玉民 译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5 印张 1 插页 310,000 字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册

ISBN 7-5360-3409-1

I.2875 定价:1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总序：纪德的写作状态

人总难免有点虚荣心，安德烈，至少我要给你的文集作序时；首先一个念头，就是写一篇学术性强而有分量的序言，给我这编者和译者也增添点学者的光彩。

已经为你写过两篇序言。一篇为你的《散文精选》写的《同几个纪德对话》，洋洋洒洒万余言，自认为别开生面。但是回头想想，这是讨巧的做法，避重就轻，以半戏谑半严肃的口气，掩饰了学术论证的欠缺。

另一篇《自相矛盾的魅力》，为你的五篇小说的集子而写，显然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这也是迫不得已，觉得其余太复杂，太纷乱，不如草草收笔，说多了恐难自圆。

这次出版你的文集，安德烈，是花城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联合行动，在中国尚属首次，总序必不可少，这是全面评价你的极好机会。

要写序全面评价你，除了虚荣，还有恼火的成分。恕我直言，安德烈，我觉得你为文实在狡猾，似乎设下重重陷阱，有意捉弄当时和后世评论你的人。前两次我就险些掉进去。

这次我要从学术角度出发，分析你的家庭出身，社会经历，受了哪些思想影响；分析你的作品属于什么流派，有哪些优点和缺点，有什么社会意义和文学价值……等等。总之，要抓住你这几条透彻剖析，得出让你无法辩驳的结论。

这种学术性的序言有三个要素：格式、材料和观点。格

式大致固定，有许多文章可供参照。材料则多多益善……
暖！你笑什么，安德烈？我还不至于像填表格似的，将材料填上去。即使填空白，还有个选择的问题，不能不承认，选择也能显示学术水平。

至于观点，虽是文章的命脉，但也好办。观点无非是观察审视之点，好比著名风景区围起来用于拍照的最佳角度，现成的视角谁都可以借用。何况人是活的，随便找个角度拍照，也算一己之见，取景如有特点就更好了。

三个要素惟独材料是硬件。仿佛天从人愿，法国好友，诗人德·拉苏若尔夫人闻讯，又给我寄来关于你的三本专著，加上我已掌握的材料，写多长序言也绰绰有余。

一切就绪，整理一下材料就可以动笔，不料又看到你这句话，安德烈，这句令我特别恼火的话：“抛掉我这本书吧。”

你反复发出这种劝告，我却始终未予理睬。其实你自己又何尝这么做了呢？你的《人间食粮》（1897年），过了三十八年非但没有抛掉，反而又抛出《新食粮》（1935年）。我本想诘问一声，你这话有多少诚意，让人抛掉不易抛掉的书……

噢！安德烈，你又在窃笑……是啊，我倒忘了，你这人本来就充满矛盾，一会儿肯定，一会儿又否定，很难说以哪句话为准。继《人间食粮》，你又写了剧本《萨于勒》，谴责那种追求瞬间和感官的刺激。你在《背德者》中，塑造了为感官的享乐而背弃道德的米歇尔，又在《窄门》中讲了相反的故事：少女阿莉莎为保持纯洁完美的德行，就拒绝尘世的欢乐和人间的幸福。究竟哪个人物，代表你纪德先生的思想呢？

何止在不同的作品，就是在同一作品中，你也频频变脸，灵活地运用这种变术，忽而满腔热情，忽而挖苦嘲讽，忽而诙谐，忽而严肃，忽而迷恋陶醉，忽而又无动于衷，忽

而……你纪德先生在哪儿？在这些脸谱背后，哪个是你真身，哪个是你幻影？你说的话，哪些是严肃认真的呢？你在谈笑风生的时候，还是在谆谆说教的时候，才值得人相信呢？

连真假虚实都无法辨识，又怎么评价你呢？你用这些相互矛盾的作品，构建了一座迷宫。闯进来的人，沿着哪部作品所指引的路走下去，都难保不落入你设的陷阱。即使不是陷阱，也辨不清方向，走不出迷宫，除非是忒修斯，拉着阿里阿德涅的线团。

作序所依赖的三要素，显然替代不了阿里阿德涅的线团。看来，追求学术性的虚荣心蒙住我的眼睛，竟然无视你这样的警告：“要下结论的书自找倒霉^①”，“事物永远也不会有结论^②”，“生活提供给我们的大量境遇，本身都无法解决^③”。正因为如此，你的作品既无确定的方向，也无预期的结果。我若是不顾这种事实，硬要无中生有，得出几条结论，岂非缘木求鱼？

结论是下不成了，序言还得写下去，也就顾不得什么格式了。但是真正死了这份儿心，还是看了你的《浪子归来》中一段对话，特此抄录下来，好让读者明白，我放弃原来的打算，也是情有可原：

（归来的浪子对他小弟说：）

“我想同你谈谈，小弟。”

“有什么妨碍你吗？”

“我以为你睡觉呢。”

“不睡觉也可以做梦。”

① 引自《给安琪儿的信》。

② 引自《安德烈·瓦尔特的笔记》。

③ 引自《阿尔芒丝》序言。

“你在做梦，梦见什么啦？”

“跟你有什么关系！我的梦，假如我都不理解，那么你也未必能解释清楚。”

“这么说，你的梦很难捉摸啦？你跟我讲讲嘛，我来试试看。”

“你的梦，难道你能选择？我的梦可随意得很，比我还自由……”

按时下论文的做法，指出这一段的主题词，就应当是：梦、选择、自由。看了这段对话我略有所悟；至少放弃了强作解人的念头，思想顿时轻松了许多。这一场场梦，你纪德先生都不能选择，都不理解，我又何必强行解释，给你选择某种结论呢？你在1909年的《日记》中，讲得就更直率了：

“别人不易划出我的思想轨道；这种弧线仅能在我的文风中显露，一般人看不出来。假如谁在我的最新作品中，以为终于抓住了与我相似的人物，那他就错了：与我差异最大的，总是我的最新产物。”

看了你这话，我更不会试图划出你的思想轨迹了。不过我产生一个疑问：相距最近的作品与你差异最大，那么相距越远的作品，是否越与你相似呢？尽管不能一概而论，但是你这么善变，而时隔三十八年，《新食粮》却与《人间食粮》惊人地相似，这就不能不令我对你的写作状态发生兴趣。

安德烈哟，我阅读你，总想从更高的层次来理解你，总想从思想、道德、价值观念等高层次来剖析你的作品，以达到高水平的学术认识。这就好比我在你的花园里散步，不闻繁茂花草的清香，却总想闻到高级香水的气味；我在你的麦田里穿行，不闻灌浆麦粒的清香，却总想嗅到精制糕点的香味。

安德烈哟，我阅读你，怎么能否认我怦然心动，但不是因为作品精妙的语言、深刻的哲理和丰富的意蕴，而是有一种直接的感受。我感到了你的散文诗《人间食粮》、你的青少年时期的自传《如果种子不死》、你的长卷《日记》、你的许多游记，都有一种原始的冲动。你记录了追求快乐的冲动的原生状态，而这种原生状态的冲动，给人以原生的质感，具有粗糙、天真、鲜活、自然的特点。

怪不得你要窃笑，做鬼脸，安德烈，我绕了一大圈，又回到阅读你作品的最初感动点，这多少是现代文明给人造成的悲剧。现在，我最感兴趣的是，你处于怎样的写作状态，才能在你的作品中，更多地记录了现代人几乎尽失的这种原生状态的冲动。

什么东西失而复得，才格外珍贵。对人来说，最珍贵的莫过于第二个青春。你说过：“我的青春一片黑暗，没有尝过大地的盐，也没尝过大海的盐。”我知道，安德烈，你没有尝到欢乐，青春就倏忽而逝。然而，正因为如此，你一旦获得了第二个青春，就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激情；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这种青春的激情，一直持续到你走完人生。你在一生的总结，遗嘱式的小说《忒修斯》（1946年）中，不是再次表明：“我始终是大地的孩子……我不枉此生。”

你在而立之年之后，又经历五十来年的第二青春期。你即使在文学领域如日中天，人称“文坛王子”，即使频频出现在大型群众集会的主席台上，成为许多人崇拜的对象，你仍然是个毛手毛脚的青年，你轻浮、躁动、执拗、任性、笨拙，言行时常有悖情理，让多少亲友恼火，又让多少崇拜你的人大惑不解。我不知道，大青年、老青年，是不是比小青年做得还过分；但是我敢说，别人不理解，甚至不能原谅你的那些乖张行为，恰恰是人处于青春期的特点。

你的第二个青春，是随着新世纪，即二十世纪而诞生的。安德烈，你的创作生涯有个十分有趣的现象：你的许多重要作品，是在青年时期开始孕育的，如《人间食粮》、《背德者》、《窄门》、《梵蒂冈的地窖》、《田园交响曲》、《如果种子不死》、《伪币制造者》等，但是进入第二个青春期才陆续开花结果。这就决定了你的作品，除了处女作《安德烈·瓦尔特》之外，不像其他作家那样，有不成熟和成熟的截然之分。第二青春，即成熟的青春，在你身上构成一种特殊的矛盾体：既有成熟的思想，又保持青春的律动。这就意味你的千差万别的作品，都是在这种特殊矛盾的状态下写出来的。

我想象得出啊，安德烈，你写作的姿势，一定是紧贴着大地，闻着花草的清香，听着泉水或鸟儿的鸣唱，你浑身毛孔都张开，让每件事物都能畅快地浸入。你时时在把握：“我感受到什么？”而别人总在思索：“我应当感受到什么？”这是你与许多作家的差异。是的，安德烈，你甚至要修正一个著名的哲学命题“我思，故我在^①”，代之以“我感知，因此我存在”，将感觉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你也是为数不多的作家，将感受事物的状态延伸到写作状态。有时我很难分辨，你是在感受还是在写作。你将感受事物的颤栗，化为表达感受的颤栗的语句。

我读着你的颤栗的语句，就触到了你感受事物的颤栗；我不能不佩服，你的感官全那么灵敏，能突然同时集中到一个点，将生命的意识完全化为接触外界的感觉，或者将接触外界的感觉完全化为生命的意识。你将种种感觉，听觉的、视觉的、嗅觉的、触觉的，都汇总起来，打成一个小包，如你所说：“这就是生命。”当然，这个小包加上你本人，就是

① 法国哲学家笛卡尔（1596—1650）的哲学命题。

你的生命。

安德烈哟，你的欲望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竟然要“尝试各种各样的生存方式，尝试鱼类和植物的生存方式”，加倍做你整个青年时代本该做的事情：追求快乐。你的这段话说得多么好啊：

自然万物都在追求快乐。正是快乐促使草茎长高，芽苞抽叶，花蕾绽开。正是快乐安排花冠和阳光接吻，邀请一切存活的事物举行婚礼，让休眠的幼虫变成蛹；再让蛾子逃出蛹壳的囚笼。正是在快乐的指引下，万物都向往最大的安逸，更自觉地趋向进步……

每种事物都是快乐的一个载体。

万物都热爱生存，而生存之物都追求快乐。快乐变得美味可口时，就可以称为水果。快乐变成歌声时，就可以称为鸟儿。快乐排成一行行文字时，自然就称为写作。安德烈啊，不管别的作家如何，你的写作，就是感觉之歌、快乐之歌、生命之歌。

我知道，安德烈，你在童年和少年时期，特别迷恋《一千零一夜》和希腊神话故事，经常与阿里巴巴、水手辛伯达为伴，与尤利西斯、普罗米修斯、忒修斯等英雄为伴，随同他们去冒险，去旅行，从而形成了你不知疲倦的好奇心。进入第二个青春期，你的好奇心就变成欲望。你和欲望结下了不解之缘。你一生摆脱或放弃许多东西：家庭、友谊、爱情、信念、荣名、地位……独独摆脱不掉欲望。欲望拖着 you 到处流浪，到大都市里把你灌醉，却不给解渴，带你到荒野里彷徨，带你月光下漫步，带你乘船在波浪上摇荡，好让你进入水上的梦乡……甚至还多次把你拖到生命灭绝、惟有

风和热猖獗的沙漠：

“黄沙漫漫的荒漠啊，我早就该狂热地爱你！但愿你最小的尘粒在它微小的空间，也能映现宇宙的整体！微尘啊，你还记得什么是生命，生命又是从什么爱情中分离出来的？微尘也希望受到人的赞颂。”

是啊，安德烈，你既同欲望融为一体，就永无宁日了。一种欲望满足，又萌生新的欲望，“层出不穷地转生”。不可能停歇，遮风避雨的房屋令你窒息，舒适的床铺也令你厌恶。你在旅途上，首先寻找的不是客栈，而是干渴和饥饿感。你在无穷无尽的漂泊中，不再寻找目的地，总是走向新的境界，要见识更美、更新奇的事物，寻求更大的快乐：“下一片绿洲更美”，永远是下一个。你的理想和你的栖息地之间，隔着你的整整一生。

整整一生要走，路却没有划定。“我决不走完全划好的一条路”。（《如果种子不死》）你还借《伪币制造者》中的人物说：“您只能在生活中学会生活。”你的生活准则，安德烈，就是拒绝任何准则，“做我们自己”，让天性自由地发展，享受真正的生活。你走的是逆行的人生之路，因为必须“倒行逆施”，与虚假的现实生活背道而驰，才能返回真正的生活。

为此，你始终处于警觉状态，惟恐稍有疏忽，就走入老路，落入陈规旧俗。同样，你也走一条创新的文学之路，写作中始终处于警觉状态，坚决摈弃“共同的规则”，不写别人已写出或能写出的作品。你的文学创作同你的生活一样，避开任何责任的路标，只靠好奇心，靠求知和创新的欲望来指引，在长满荆棘并完全陌生的地方探索出一条路。不怕迷失方向，在未知的路上每前进一步，每拐过一条弯道，就给生活添一个惊喜，也给创作添一分精彩。你总拿已知去赌未

知，拿你的全部过去，再去赌新的未来，这便是争取自由的条件和代价。

这种争取是一种动势、一种变势，安德烈，你在变动中，不断地超越自己。我又忍不住，在这里抄录你对大海的描述：

没有定形的大海……惊涛骇浪向前推涌，波涛前后相随，轮番掀起同一处海水，却几乎没有使其推移。只有波涛的形状在运行，海水由一道波浪涌起，随即脱离，从不逐浪而去。每个浪头只在瞬间掀动同一处海水，随即穿越而过，抛下那处海水，继续前进。我的灵魂啊！千万不要依恋任何一种思想！将你每个思想抛给海风吹走吧，绝不要带进天国。

安德烈哟，你的一生，你一生的创作，除了变化，还能谈什么呢？你就属于那些不断地蜕变，否则就不能生长的物种。每天清晨，你都体味到新生的感觉，体味到新生感觉的温馨。每天清晨，你都丢下昨日的躯壳，上路去迎接新生。你哟，安德烈，你身上不断重复着神秘的再生。这便是生命隐秘的活动、潜在的运行、未知物的孕育、艰难的更新。你好似虫蛹，任由新生命在体内成形，而这新生命即将是你，又和原来的你不同，有时连你都认不出自己，无怪乎别人说你是“变色龙”。甚至瑞典皇家科学院也琢磨不透你的变化，直到你七十八岁高龄，才于1947年，迟迟将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你。

不瞒你说，安德烈，起初我也怪你多变，反复无常；现在我明白了，你这样变化，就能充分掌握人生的全部真实，进入生存的各种形式，也能自由品尝大地的所有食粮。为此，你将所能有的欲望推向极致，蜕变中绝不中途而止，哪

怕是邪恶，也要走到底，看个究竟：“要行动，就不必考虑这行为是好是坏。要爱，就不必顾忌这爱是善是恶。”什么事情你都可能干得出来，仿佛同时爱上上帝和魔鬼的双重诱惑，极高尚之举，还是最卑劣的行径，你做得都同样坦然。1893年，你去阿尔及利亚体会放荡的生活，完成了性欲的解放。后来你又去刚果、乍得旅行，不怕激怒当权者，执意调查殖民地问题。你还应邀去苏联访问，寻找人类的前途。你的人生旅程，就像水手辛伯达、尤利西斯、忒修斯那样，充满了新鲜的故事和传奇的色彩。

当然，事必躬亲，你也不可能完全做到。有些欲念，有些诱惑，你已心存疑虑，就不妨灌输给你的人物，让他们贯彻到底，推进到荒谬的地步。你的探索人生的旅程，就这样由你的人物延伸。同样，你的特立独行的生活姿态，也就伸延为你的写作状态。

你进入第二个青春时期之后，生命的每一瞬间都有新奇感。你尤其善于将每一瞬间从你一生中分离出来，注入一种完全特殊的幸福，使之成为一种独立而完整的欢乐。每一瞬间的快乐，都是一种新的人格，一种与众不同、与前一个瞬间也不同的特殊人格，因为在这瞬间的陶醉中，“你相信自己比实际上更善良，更高尚，更可敬，更有德，更富有……”在你看来，我们无非存在于这生命的瞬间，而生命的每一瞬间，都是独一无二并无法替代的。迷人的瞬间但你决不留恋，还要出发，逃向无限可能的幸福。一个个瞬间就这样连着无限，连起来也就构成你整整一生。

你一生的写作，安德烈，如果我理解得不错，就是要塑造出一个理想的人，即删除并抛掉一切与别人雷同之处，创造出一个“多重多变的人”。然而，你在创作中，只能向每人提供你自身和思想的一部分。因为，你巧妙地编织了一张无穷否定的网，将你的所有人物罩住，无论哪个人物，背德

者米歇尔也好，非德者法卡迪奥（《梵蒂冈的地窖》）也罢，只能体现一个追求过程、一个肯定否定过程，根本不能代表你的一生。不过，你在写作的时候，则处于超时空的状态，除了《妇女学校》和部分游记之外，你讲述的故事，都不涉及重要的历史事件。无论是《梵蒂冈的地窖》（1914），还是《田园交响曲》（1919），都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子。同样，1946年发表的《忒修斯》，也没有反映刚刚结束战争浩劫。然而你说：“任何感觉都是一种无限的存在。”你也懂得如何在瞬间体味到永恒。你在这种心境中创作出来的作品，自然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而是进入真正人生的永恒大循环中了。

生来就与众不同、无穷变化的理想人物，你的确创造出来了，安德烈，但既不是《伪币制造者》中的小说家爱德华，也不是《窄门》中苦恋的青年杰罗姆，而是你自己哟，安德烈·纪德先生，“不枉此生”的现代传奇人物忒修斯。

附：几点说明

一、二十世纪法国重量级作家安德烈·纪德逝世五十周年即将来临之际，花城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都计划出版纪德的文集，经过磋商，决定采取松散的分工协作的方式，同时推出《纪德文集》。不过，人民文学出版社选题以小说为主，而花城出版社则偏重散文。

二、花城出版社《纪德文集》分为五卷，计有《散文卷》、《传记卷》、《日记卷》、《游记卷》、《文论卷》，各自成篇，可分可合。这五卷中，有五分之三的篇章，是首次翻译介绍给我国读者的。

三、合两社之力，也只能选译出版纪德丰富创作的一部分。花城出版社的五卷本所选的《人间食粮》，被视为“新

世纪病”，“不安的一代人的圣经”；《访苏联归来》所引起的轩然大波，早已超出了事件本身的意义；《如果种子不死》，作者自述至二十六岁结婚前夕的生活，记录了他争取自由的缓慢而艰巨的历程；文论中的《陀思妥斯夫斯基》，既论文又论人，《想象的采访》则纵横捭阖，别开生面，都有许多真知灼见；他的日记，从1887年他十四岁写起，直到1950年他逝世前为止，包含了他所有作品的基因，是研究他的作品和传奇一生的极珍贵而特殊的资料，堪称他最少雕饰的“自传”。

四、在编选《纪德文集》时，特邀北京大学桂裕芳教授、王文融教授翻译文论，花城出版社罗国林先生翻译《如果种子不死》，首都师范大学教师由权女士翻译《乍得归来》，中央电视台编审马淑懿女士翻译几篇散文。游记卷收进复旦大学朱静教授译的《访苏联归来》、黄蓓女士译的《刚果之行》。日记卷等其余部分，由李玉民先生翻译。在此衷心感谢师长友朋的合作。

五、这里尤其要感谢陈莹女士提供她父亲的《纪德谈话录》译稿。译者陈占元先生是北京大学教授，我的受业老师。他终生从事翻译和教学工作，重点研究和翻译巴尔扎克和纪德的作品，他是最早将纪德介绍到中国来的翻译家之一。他到八十八岁高龄，还着手翻译《纪德谈话录》，其孜孜不倦的精神可敬可佩。他于九十大寿完成初稿，还坚持自己审校，可惜力不从心，于2000年冬谢世，译稿则由北大出身的由权老师完成校对工作。《纪德谈话录》是陈占元先生最后一部译作，收进《纪德文集》，也是对他最好的悼念。

李玉民

2001年3月30日

于北京花园村

目 录

总序：纪德的写作状态	李玉民 (1)
波德莱尔与法盖先生	(1)
犹太人、塞利纳和马里坦	(16)
兰波	(23)
想象的采访	(28)
论戏剧的演变	(132)
书信集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144)
魏尔伦和马拉美	(170)
《阿尔芒丝》序言	(193)
《莎士比亚戏剧集》前言	(205)
《歌德戏剧集》导言	(212)
陀思妥耶夫斯基	(229)
文学上的影响	(343)
艺术的界限	(359)
十本法国小说	(367)
保尔·瓦莱里	(374)
《若望·拉卡兹诗选》序言	(387)
给舍菲尔的信	(391)
展秋漫步	(393)
文学回忆和现实问题	(400)